

港锥

□樊泽宝



港锥(jiang zhui),学名锥螺,外壳坚硬似螺丝钉,一般长三四厘米,头粗大、尾尖细,螺轴和壳口均为圆形;肉细小、亦头大尾小,尽管一点点,但味极鲜。

人们将港锥分为两种,一种外壳坚硬、颜色白褐有花纹且体型小叫石港锥,一种外壳苏脆、呈黑褐色或者青灰色叫大港锥。

老家离海远,除年节供销社定量供应点鱼外,平时难闻到其他海腥味。但从记事起,每年开春后能在集市、街巷见到港锥。

卖港锥的是邻村一本姓老人,按辈分我还得叫他爷爷。他卖港锥不用秤,而是用碗杯量,一毛钱一茶碗,二三十个;五分钱一酒盅,十几个;二三分钱一烧酒泡,几个;消费群体是儿童。因当时经济困难,多数家长是不会给孩子买了打馋虫的,他便采取用食物换的方法。按品种和数量兑换,当时多数是用地瓜干,也有用玉米的。为吸引孩子,一到中午他就在街头“港锥、港锥”地大声吆喝,孩子们听到后就趁家长不注意,溜到院子存放瓜干的囤子或囤底边,偷些瓜干快速离家跑到他那儿给他,他将瓜干等装进随身携带的袋子里,然后量给你。如你拿三五页瓜干他嫌少不换,在孩子的哀求下会随手捏几个。孩子不嫌少,能得到就好。

得到港锥后孩子们不敢拿回家吃,多是就地蹲在墙根,迫不及待地嚼起来。吃港锥不用挑,只需掰掉其屁股尖,使其头尾能通气即可。要耐心,慢慢吸,细细品,开始先把其尖尾朝里、用嘴里上下两个前牙咬住,单手将嘴外的大头一掰,将锥尾的小尖头掐断,然后用舌头一翻、再将大头朝里用嘴唇含着往里吸,港锥的螺旋状细肉就吸到嘴里,遇到难嚼的吸得嘴巴疼。

港锥肉虽小但味鲜,吃得就是那股味道,解馋。在舌尖乏味的岁月,当那鲜肉和水汁吸入舌尖时,满嘴鲜。当时乡村的儿童嚼港锥像现在的孩子吃零食一样,已留存在部分乡村人的苦乐年华里。尖尖的锥子,扎进多少童年的味蕾,又扎破多少不老的梦幻。

港锥,尽管身价低微,但作为童年布兜里的唯一珍馐,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缕乡愁。其味悠长而清远,生活困难时吃不起,条件允许了又吃不到,对其不能说爱恨交加,却有爱你不容易的感觉。

脚印

□徐全启

人生像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很难读懂它,而当我们读懂它的时候,它却随着脚印离去。不知不觉青年节到了,每天基本都是吃饭走路与上班,简单又匆忙,蓦然回首好像什么都没有,身后只是走过的路,岁月的年轮让我不再是青年,而是呈现渐入老年的状态。

走在珠山路人行道上,一名身穿灰衣的青年工人正在铺荷兰砖。他熟练地用找平的刮板整平、打灰、铺砖,脸颊流着汗水,随时用袖子擦一下擦一把,干得全神贯注、热火朝天。他身旁有个坐在马扎上看书的小男孩,太阳从东侧的胡同口斜照过来,映着小孩清纯的脸,胖乎乎的小可爱戴着口罩,边学习边享受着大自然的阳光浴。

此刻,路上行人与车辆川流不息,步行的我要么绕走车行道,要么踩着红砖过。“伯伯,小心脚,不能踩!”孩子的童音传了过来。此时,我的脚已踩在了有点绵软的地砖上。“走过去吧,没事的,无非重新收拾一下。”中年男子说。

“哼!”此时拿书的男孩出了声,同时看了我一眼。顿时,我脊背发凉,一下子想到了四十年前干木匠的爹领着我赶集卖饭棚的情景。那时一个饭棚能卖十几元钱,卖了就可以拿出二毛钱买二根香油果子吃。那时候的油条五毛一斤,五毛钱可以换个新书包。而当买方啪啪啪地敲抽屉、褒贬一通却最终没买后,爹很失望,我很气愤。爹抚摸着我说:“孩子,以后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人;在

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做人不要过于计较。”

“别介意,孩子小,他在疼我呢!他妈在小区干物业服务,因为接触疫情病人,被隔离了,孩子只能跟着我。”中年男子安抚我。看着这爷俩,我顿生惭愧。

“你用警戒绳在前面拉一下,这样可提醒人们不要踩过来。”我为自己解脱着。

“无所谓,可以理解的,一般人们看这情况会绕道;凡是要踩上去的多数有急事,踩上去只要脚放平也没事;若踩着二三块砖走也不会弄坏的。”中年男子对工作分析得头头是道。

正聊着,他身旁走过来一个买早餐的大嫂。她个头不高,体态偏胖。她侧身看了看这爷俩,摘下口罩用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顺手扯出两根油条塞给孩子,孩子怔怔地看着男子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大嫂已笑着走远,“谢谢奶奶!”孩子的声音又甜又亲。

“哦,这是他奶奶?”“不是。我们是年后复工才来的外乡人。现在好多人呢!也不知她给了我们后自己够不够吃的。”中年男子看着大嫂的背影说。

眼前的人行道路线条分明,阳光照射着给人暖烘烘的感觉。我想,自己虽然不是个青年了,但人生的路还很长。在这条路上,总会遇到很多的岔路口与特别的事情,不同方向有不同的风景与故事,该绕着走的就不能直行,以后走路就应该脚踏实地观望着走。只有这样,才能岁月有爱一路繁华,心亮路更宽。

父亲的推锄

□马志丁

娘的院子不大,有一棵长旺了的桃树和一棵不怎么粗壮的柿子树。夕阳的余晖透过院外的梧桐树叶片倾在南墙根。南墙被岁月剥落了墙皮,露出深黄的砖块,砖块将光反射到倚在柿树上的一辆自行车上。车轮早已没有了车胎,只是多了几个奇怪的部件。这便是多年前父亲的推锄了。

推锄是用自行车前轮改造的。将一辆“二六”自行车从车座位置一分为二,在前叉与车下杠处反向焊接一个三角铲,车把被切掉又被反装。铲尖触地,车轮定方向,这就是一副完美的推锄了。

田地里,父亲低着头,微弯着腰,看见杂草,就下压车把,然后轻轻抬起,锄尖便把杂草连根掀起。身板单薄的父亲就这样一垄垄地前行着,不一会儿就到了田地尽头。然后,再换另一垄折返,穿梭于茫茫绿浪里,乐此不疲。因为这推锄,父亲已经把除草劳动当成了田间娱乐,脸上总是洋溢着憨实的微笑,有时还要哼上一曲《东方红》,和着那吱呀吱呀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美。脚下,蚰蚰们不紧不慢地躲避着,有时还会将触角探到父亲沾满泥

土的双脚上。这样的画面竟是那样的和谐。就这样,父亲在那方热土上,用那副越用越顺的推锄,在田野的纸上绘着丰收的光影。

可是,那年春天,田里正需要父亲和他的推锄的时候,父亲却病倒了。这一病就再也未能将他心爱的推锄扶起。他开始呆呆地望着院子,望着推锄,目光浑浊,像是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直到湿热的夏天来临,我还在西北值勤,家里农田野草长得快要漫过庄稼的时候,父亲永远地离开了。田野里再也听不到混沌的《东方红》歌声和吱呀吱呀的推锄声,只有杂草凄凄。后来听母亲说,父亲下葬那天,墓穴里爬满了蚰蚰,黑压压的。哥给我说,父亲去时,一直没有闭上眼睛……

凉风吹来,扑棱的小鸡又蹭掉几块墙皮,泛起了黄土。父亲的推锄一直靠在柿子树旁,经历了风吹雨打,已经生锈,轮子上的辐条也断了几根,失去了光彩。十多年里,母亲的院子拾掇了好多次,该卖的也都卖掉了,唯独父亲的推锄还在院子里静静地躺着。母亲没有将它搬进屋内,却也从未有将它处理掉的意思。

英雄事迹

□李彦华

病毒比春风来得更早了一些
潜伏在欢声笑语的春节里
迅猛地吹向神州大地
像极了张牙舞爪变换莫测的魔鬼
幻化成雪白的口罩和隔离衣
变异成翻倍跳动的数字
汇集成眼泪和灾难
矗立成墓碑
最后横亘在人们之间膨胀成距离

隔着屏幕隔着玻璃隔着口罩
终究还是看不清 摸不着
谁的身上到底有没有魔鬼
距离拉开了全国十四亿人民的身体
但拉不开我们心与心间的距离
我们的心紧紧相连

作为平凡的我们
不能助力三山将魔鬼镇压
不能穿上白衣成为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

我们唯一能做的英雄事迹
就是为了祖国十四亿人的安危
同心协力把人生的暂停键开启
在家尊享过不完的假期
练就从未奢望过的十八般厨艺
铸就自己和家人百毒不侵的身体
静待春风吹百花开
胜利的号角在祖国的上空激动地响起

等疫情过了的时候

□王丕智

等疫情过了的时候
我要在太阳出来之前
来到大海边
等待着那娇嫩的小脸
从深紫色的幔纱里
漫漫地跳出海面
感受大海的潮起潮落
思绪联翩

等疫情过了的时候
我要爬到山的最顶上
闭上眼睛
任凭那风儿在我的脸上使劲地亲吻
云儿在我的脚下游来游去

等疫情过了的时候
我要来到黄河边
看这惊涛一激千层浪
听瀑音轰鸣万里远
把污泥浊水荡去
让乾坤清气尽来

等疫情过了的时候
我要来到小湖边
躺在扁舟上
静静地欣赏着云卷云舒
送去太阳的余晖
迎接皎月的笑脸

等疫情过了的时候
我要来到田园里
和农夫一起耕种
呵护着麦苗成长
等待着满山遍野的麦子变黄收割

等疫情过了的时候
我要背上我的画板
走遍祖国的千山万水
用我的画笔去描绘华夏的风光锦绣
美丽的大好河山

